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制度经济学研究

总第三十一辑(2011年第1期)

Research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黄少安 / 主编

再读科斯的《企业的性质》

黄少安

欧洲近现代历史上宪政民主政制的生成、建构与演进

韦森

财政联邦制：政府竞争的秩序框架

冯兴元

制度变迁、政府行为与经济空间积聚：基于 Hall and Jones “社会基础设施” 的 C-P-I 空间模型分析

文雁兵 张旭昆

中国财政可持续性与政府最优融资策略
——基于 1978~2009 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杨宇 沈坤荣

遏制与赶超：一个对国家竞争行为的新解释

杜凯 周勤 万宏

经济学视角下的小语种语言存亡的理论比较与研究

苏剑 吕君奎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制度经济学研究

总第三十一辑 (2011 年第 1 期)

黄少安 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制度经济学研究. 2011 年. 第 1 期: 总第 31 辑/黄少安主编.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 2

ISBN 978 - 7 - 5141 - 0358 - 8

I. ①制… II. ①黄… III. ①新制度经济学 - 文集
IV. ①F091.34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12915 号

责任编辑: 吕 萍 程晓云

责任校对: 徐领柱

版式设计: 齐 杰

技术编辑: 邱 天

制度经济学研究

总第三十一辑 (2011 年第 1 期)

黄少安 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辑部电话: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88191540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北京汉德鼎印刷厂印刷

德利装订厂装订

787 × 1092 16 开 17 印张 340000 字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0358 - 8 定价: 27.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制度经济学研究

Research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 | | |
|---------|----------------|
| 主 编 | 黄少安 |
| 学术委员会 | (以汉语拼音为序) |
| 黄少安 |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中心) |
| |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
| 林毅夫 | 世界银行 |
| 茅于軾 | 中国社会科学院 |
| 盛 洪 |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中心) |
| 史晋川 |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
| 杨瑞龙 |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
| 张曙光 | 中国社会科学院 |
| 张宇燕 | 中国社会科学院 |
| 张维迎 |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
| 张 军 |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
| 邹恒甫 | 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 |
| 编辑部主任 | 李增刚 |
| 主 办 单 位 |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中心) |
| |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

目 录

再读科斯的《企业的性质》	黄少安 (1)
站在科斯的肩膀上 ——贺科斯百年华诞	李建德 (9)
欧洲近现代历史上宪政民主政制的生成、建构与演进	韦 森 (36)
财政联邦制：政府竞争的秩序框架	冯兴元 (92)
制度变迁、政府行为与经济空间积聚：基于 Hall and Jones “社会 基础设施”的 C-P-I 空间模型分析	文雁兵 张旭昆 (119)
中国财政可持续性与政府最优融资策略 ——基于 1978 ~ 2009 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杨 宇 沈坤荣 (145)
遏制与赶超：一个对国家竞争行为的新解释	
..... 杜 凯 周 勤 万 宏	(168)
高空抛物损害事故的法经济学分析 ——兼论《侵权责任法》第 87 条	胡伟强 (194)

论阿尔奇安“不确定性、演化和经济理论”中的谬误..... 雷国雄 (207)

经济学视角下的小语种语言存亡的理论

比较与研究 苏 剑 吕君奎 (222)

我国地方政府应对公共风险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 DEA - Tobit 模型的实证 祁 毓 秦小莉 田 丹 (232)

2010 年（第十届）中国制度经济学会综述 王 安 彭 涛 (254)

后记 (261)

CONTENTS

Rereading Coase's "The Nature of the Firm"	Shaoan Huang (1)
On the Shoulder of Ronald Coase	Jiande Li (9)
Historical Origin,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of Europe in the Medieval and Modern Time	Weisen Li (36)
Fiscal Federalism: A Framework of Order for Government Competition in China	Xingyuan Feng (92)
Institutional Change, Government Behavior and Space Economic Agglomeration: Based on Hall and Jones's "Social Infrastructure" of the CPI Spatial Model	Yanbing Wen Xukun Zhang (119)
Assessing Fiscal Sustainability and Financing Strategy of Government: Based on the Data from 1978 – 2009 in China	Yu Yang Kunrong Shen (145)
Inhibition and Convergence: A New Explanation on Country Competition	Kai Du Qin Zhou Hong Wan (168)
A Law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Accidents of Thrown Objects from High-rise Buildings: On Article 87 of Tort Liability Law	Weiqliang Hu (194)
On the Fallacies in Alchian's Classical Paper "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Kuohsing Lei (207)

The Study on the Survival of the Minority Language from the
Economic Methods **Jian Su Junkui Lv** (222)

The Local Governments' Public Expenditure Performance's Evaluation
of Dealing with Public Risk and Influence Factors in China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DEA – Tobit
Model **Yu Qi Xiaoli Qin Dan Tian** (232)

编者按：2010年12月29日是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教授百岁寿辰。科斯教授由于发现和解释了交易成本和产权对于经济的制度结构及其运行的重要意义而获得了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提出来的“交易费用”、“科斯定理”等对新制度经济学、法经济学等学科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此，我们发表黄少安教授的《再读科斯的〈企业的性质〉》和李建德教授的《站在科斯的肩膀上》，以表达对科斯教授百岁寿辰的祝贺。

再读科斯的《企业的性质》

► 黄少安** ◀

对于科斯的这篇经典之作，多年前我已经读了不止一次。这次要想写一个纪念科斯100岁的文章，又重新研读，以下是重读的感悟。

1. 论文开篇关于经济学的假设，他引用罗宾逊夫人的两个问题：这些假设是易于处理的吗？它们与现实世界相吻合吗？其实这两个问题包含对假设的两种不同态度：一种认为不必与现实相符，只要便于处理，便于假设后面的逻辑分析就行；而另一种强调假设是对现实的抽象，要与现实相符。这也是科学哲学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

看来，科斯是希望或认为假设应该既是符合现实的也是易于处理的。他的所谓易于处理就是能用马歇尔发展起来的两种最强有力的经济分析工具——边际概念和替代概念，合起来就是边际替代概念。

他认为他关于企业的分析应该符合这两个标准，但是其实他说的比较模糊，是说他的“企业”概念或定义，还是他关于企业性质的分析的某个或某些假设。他关于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倒是边际替代分析——根据在论文第一部分后面的表述，是指两个假设：一个假设是资源配置由市场价格机制决定；另一个假设是资源配置依赖于作为协调者的企业家。他就是想要说明人们在实践中对两者进行选择 and 替代的基础或依据。

关于经济学，一个说法到底是假设前提还是基于逻辑演绎或归纳得出的

** 黄少安，教育部长江学者，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和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地址：（250100）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27号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E-mail: shaoanhuang@sdu.edu.cn。

结论或判断或命题，其实是依据分析的逻辑起点而定的。一个说法，例如，人是自利的，如果是基于对经验现象的观察而得出，这时的逻辑分析的起点是对人的行为动机的分析，那么，“人是自利的”就是一个命题或判断；如果以“人是自利的”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它就成了一个假设前提，在这个前提和其他前提下，分析人的自利行为影响资源配置。

2. 科斯把市场价格机制配置或统筹协调生产要素叫自发配置，把组织（包括企业）内部的计划配置叫自觉配置。而且认为，即使市场自行运行也不是意味着没有私人计划，每一个私人都在进行预测和选择。所以，也可以说：科斯在分析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时是一个计划主义者，在分析企业与市场的选择以及不同企业组织方式和企业规模的选择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由此他的重要问题引出了：组织为什么会存在？

3. 在论文的第二部分，科斯认为，组建企业或企业存在的原因是：利用价格机制有成本，主要是发现相对价格的搜寻成本和谈判签约成本。（1）这种市场的谈判和签约会较多。而建立企业会大大减少这种成本，众多契约被一个契约所取代。（2）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建立企业是签长期契约。也就是说，建立企业就是用较长期契约取代短期契约，用较少契约取代较多契约。契约的长度和数量的变化导致交易成本下降。所以建立企业在一定限度内是合算的。

4. 由于企业成为长期契约，而本来的不确定性决定了长期契约只是原则性的或一般条款，细则有待以后再说。这就是说：企业契约是不完全的，细则有待以后确定。这就是所谓“不完全契约理论”的思想来源。这与后来人们讨论的不完全契约及所谓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密切相关。特别是科斯提到的奈特教授的观点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认为支付方式是企业的特征，一个接受剩余的和浮动的收入的人保证那些参加生产的人有固定的收入。

“一个企业家可以将他的劳务出售给另一个企业家以获得一定的货币收入，而他支付给雇员的钱则主要或完全是其利润的一部分。”

——这一段话到底是科斯的意思还是奈特的意思？

——这一段话包含重要的意义：（1）企业家不是企业经理人，而是老板，他支付给雇员的钱是其作为老板的收益即利润，即来自剩余收益；（2）企业家不仅可以作为老板获得利润，也可以作为打工者被人所雇，获得工资。

5. 在论文第二部分，科斯分析了关于决定企业规模的因素，实际上是包含生产成本的，不仅仅是交易成本。

他分析了四个因素：前两个，即“首先”和“其次”是交易成本因素，而“再者”和“最后”已经不是交易成本，应该属于生产成本范围。

他也认为：企业的实际规模是由上述各种因素共同决定的。生产要素供给价格、空间分布、交易的差异性、企业家失误的可能性及其导致的损失的大小等都会影响企业规模的变动。

——倾向于使生产要素结合的更紧和分布空间更小的创新，将导致企业规模的扩大。

而且科斯特别注意到了信息技术——电话、电报的变化将导致企业规模的扩大。这是重要的洞察力。

6. 科斯在论文第三部分专门论及奈特教授对企业出现或市场价格机制出现的原因的解释是：存在不确定性。因为存在不确定性，所以生产者需要预测未来的需求，于是出现了新的经济工作人员——企业家，企业家预测从而决定做什么和怎样做？企业家就是自信者和冒险家，他们承担风险，并给胆小鬼固定的收入。——这实际上就是雇主与雇员关系的产生。胆小鬼或不冒险者愿意被企业家控制和管理的条件就是被保证获得固定收入。

可是科斯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奈特教授的分析和判断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他认为，奈特所指的有较好判断力和知识的这些人不一定靠亲自参加生产获得收入，他们可以直接出卖知识和建议。现实中企业购买顾问的劳务和这些人愿意出卖知识和建议的现象很普遍。也就是说，需要预测和有预测能力的人的存在并不能解释企业和企业家出现或市场机制被替代的原因。

其次，有知识和预测能力的人与正在进行生产的人签约而不是主动参加生产也能靠知识和判断力获得较好报酬。需要这些知识和判断力的人从生产者那里获得报酬并不意味着被支配或控制，也就是生产者或企业家享有知识和判断力并不一定需要也不一定能够控制对方，一切按市场化的合同执行即可。

最后，奈特教授认为，即使在不存在不确定性的经济体制中，仍存在协调者——尽管只是承担日常工作职能而没有任何责任。科斯对此几乎是坚决否定，认为不可能，因为在科斯看来，没有谁支付给这些协调报酬，他们不可能有动力。

总之，科斯认为奈特根本就没有说明：价格机制为什么会被企业计划机制取代？

我认为，奈特教授确实没有充分说明企业为什么会出现，价格机制为什么会被取代？但是不等于奈特的思路没有道理。沿着奈特关于冒险者与胆小鬼的思路，是可以继续分析下去的，从而能给予“企业为什么出现”的问题以比较充分的解释。

冒险者即企业家由于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拥有预测能力，他冒险也有条件，成为雇主也有条件。关键是：奈特没有解释这些冒险者为什么要冒险，其动力来源是什么？我认为，高风险与高收益对称，冒险是为了获得更大的

收益，所以，他成为剩余风险的承担者和剩余收益的获得者，其他人成为固定收益，例如工资的领取者。不完全契约理论中的所谓剩余索取权应该与剩余风险对应，而不是所谓的剩余控制权。

——这里的冒险家或企业家实际上是资本家，而不是职业经理人意义上的企业家。

不过有一个问题，即使都是掌握较多知识和预测能力的人也不一定选择当冒险家，正如科斯所指出的，也可以通过直接出卖知识和预测力，即当顾问而获得固定收入，也可以通过短期市场合同获得收入。这两种情况都可以不受企业家控制。

可见，还得进一步分析才能解释为什么会出现企业家，从而出现企业，从而市场价格机制被替代。

我觉得是否可以这样考虑：是高风险（源于不确定性）的存在，一些人的风险偏好及应对风险的能力（资本量）共同决定企业和企业家的出现。

7. 科斯在其论文第四部分中，进一步批判性地分析和结论性地指出：用企业成本曲线的变化不能解释企业规模的变化（扩大或缩小）。他还借用 G. H. Shove（肖夫先生）的观点否定了罗宾逊夫人的用企业成本曲线理论解释企业规模变动的观点。

在此，我不对科斯的这种批判性分析本身质疑，而是发现：科斯其实是把企业的产生或出现与企业规模的变动等同为一个问题。对企业规模变动的解释是否能完全等同于对企业产生的解释？或者反过来：对企业产生的解释是否完全等同于对企业规模变动的解释？

在科斯的论文中，这两个问题是混同的。我认为实际上这两个问题不完全相同，当然有联系，都可以从交易成本的意义上去解释。但是很可能不同。首先，决定企业产生的因素与决定企业规模变动的因素很可能不等同（可能有相同的部分因素）。前面科斯也提到影响企业规模的不同因素。奈特教授的思路也是值得重视的。其次，两个问题逻辑起点或假定前提是不同的：一个是假定市场已经存在，分析企业为什么会产生？一个是假定市场和企业都已存在，企业规模为什么会变化？

——在此，我们暂且不追问科斯：历史的事实到底是先有市场还是先有企业？假如企业先存在，市场为什么会出现？——也可以用交易成本解释吗？市场的出现是因为企业内部交易成本太高吗？科斯的理论能反过来解释市场为什么出现吗？历史事实到底如何？为什么要隐含“市场已经存在”的假设。这种假设是否既是符合现实的，又是可处理的？因为科斯对假设的标准就是这两个，而不是一个——便于处理。

8. 科斯在论文的第五即最后一部分中，再次讨论“企业”的概念或特征。他认为企业这种契约关系的本质是“企业家”（在论文的第10个注释

中，科斯把企业家定义为“在一个竞争体制中替代价格机制指挥资源的人”）作为雇主指挥官员工作。企业就是这种雇主与雇员的关系，“指挥”是这种法律关系的实质。——这里有一个问题：这种关系是否违背了签约自由原则？其实没有，至少形式上和原则上没有。雇主及成为或者想成为企业家的人不仅有资本，而且有知识和预测能力，而另一些人没有这些，只好自愿接受企业家的指挥或者为其所雇，实际上就是单纯的劳动力出卖者。这种关系形式上没有违背自愿原则，正如马克思所阐述的：工人出卖给资本家劳动力，形式上是平等自愿的，而实质上是工人不得不自愿接受雇用。

科斯在此关于对企业是雇主与雇员的具有指挥特征的企业关系的判断，很容易引出“企业是一个或若干个主签约人吸引或招揽其他人与之签订的一组契约”的思想。

科斯在此还区分“经营”与“管理”，是很有价值的思想。在他看来，从事经营的是企业家，必须要预测和通过重新签约、利用价格机制进行操作，而从事管理的只是单纯的经理人，只是顺应价格机制并在其控制下重新安排生产要素。可见科斯眼里的企业家是有经营能力的资本家。

科斯的《〈企业的性质〉的由来》一文是专门介绍写作《企业的性质》的由来及其思想形成的过程的，还介绍了他自己走上经济学研究道路的故事。因此，研读它对于理解《企业的性质》是很重要的。

1. 他自述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助理讲师的一次讲课时，讲经营单位组织的内容，已经把后来《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的重要论点都阐述了。主要是：选择交易作为分析单位；交易费用的概念；分清企业内部的和通过市场进行的资源配置；对比在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费用和通过市场进行交易的费用。

2. 科斯开始为什么没有选择经济学而选择了商学，是因为经济学原理的作用，约束条件决定了他的选择空间。他拉丁文不好，因而不能选文学学位，数学不好或不感兴趣，因而没法选经济学，所以选了商学。

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两年学习中，选课涉及众多学科却每门课都学得不精，而且就是没有选修专门的经济学。值得注意的是：他选的法学的课最多，特别是工业法，被案例和法律推理迷住了——这为后来写作《社会成本问题》及成为法经济学开创者做了准备。

3. 科斯认为，生产结构与生产的组织结构是不同的，他所谓的生产结构是指奥地利（学派）的生产的资本结构。可是不知他如何解释其“生产结构”。

4. 科斯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恺撒旅游奖学金，于1931~1932年到美国访问研究，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学术经历。一年里，他重点思考、实地考察产业的纵向和横向一体化问题。

5. 科斯自称曾经是社会主义者或计划主义者。科斯曾经受普兰特教授的影响,而普兰特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是反对计划管理的,认为竞争能够提供一切必要的协调,正常体制即市场体制自身在起作用。科斯一方面愿意接受普兰特的理论,认为他讲得通,只是不够完善;另一方面,又觉得如果接受普兰特的理论,将与自己的关于内部权威管理或计划配置资源的思想冲突。科斯是意识到了这一矛盾的,他有些迷惑。

科斯对20世纪20~30年代俄国发生的事情极为关注,对列宁和斯大林的计划经济体制有敏锐的感觉。而当时正是经济学大论战的时期,自由主义者与计划主义者大论战。西方是坚决否认计划管理可能性的。一方面,俄国的计划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者在批判经济计划的时候,西方国家的经济现实中存在着许多不同于市场的工厂。这是矛盾的——一方面否认俄国像管理一个大工厂一样管理俄国经济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自己的国家在存在市场的同时又存在许多工厂。两者怎样协调呢?这是科斯纳闷的问题。其实,当时的科斯是欣赏或肯定俄国的计划管理的。这与其企业内部是权威或计划管理的思想相吻合。

——所以,他自称是社会主义者及计划主义者。

可是科斯又是一个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这又如何解释呢?他在分析企业内部结构时,确定发现企业内部是计划管理,可是他分析企业为什么产生,规模为什么变动时,使用的工具和原理都是自由主义的理论,所以,作为经济学家,科斯本质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是用自由主义的方法发现和解释了:企业这个计划管理的组织为什么会出现?企业内部为什么要实行计划管理?

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科斯作为计划主义者与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是不矛盾的。

6. 科斯与其同学福勒一段时期内一直在思考一体化与专业化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两者是相反的过程。两个相反的过程都能实现“节约”吗?这里的“节约”包含“节约生产成本”和“节约交易成本”吗?科斯好像怀疑:所有的节约都源于进一步的专业化,其意思当然是:一体化也能节约。

——我好像觉得应该这样判断:一体化在一定限度内节约的是交易成本,而专业化节约的是生产成本。

那么,一体化与专业化之间也应该有一个协调和均衡问题。

7. 我在阅读科斯《〈企业的性质〉的由来》一文时,一直在思考:科斯在思考纵向一体化时,曾与数理经济学家瓦西里·里昂惕夫进行过讨论,他突发灵感,提出了他自认为最终引出“企业的性质”的观点的探索思路,即企业之间的长期合同,是实际经营一体化的替代方法。

而我却从此想到了:可能存在不同于企业与市场之间的第三种交易方

式：准企业交易或准市场交易，例：企业之间或其他市场主体之间的长期合同或期货合同、公司与农户之间的合同等；企业内部不同分公司或车间之间的准市场交易。即不仅是企业与市场之间的替代，还有企业与准企业、市场与准市场、市场与准企业、企业与准市场之间的替代。

科斯所说的“企业之间的长期合同”，在他看来是实际经营一体化的替代方法，也就是这一点使他悟出了“企业的性质”。可是在我看来，企业之间的长期合同是不同于企业内部长期稳定的权威性交易和市场频繁的短期交易的第三种交易方式。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两者之间的过渡性形式。当然，把这些交易统一在一个框架内分析就是：契约的长短问题或性质问题。不是企业与市场之间的选择或替代问题。不同契约之间的选择依据什么或由什么来决定？是交易成本吗？

张五常好像从这个角度说过，认为科斯的的思想就是契约的长短问题。其实科斯自己也在其《〈企业的性质〉的含义》一文中提到克莱因·克劳福德和艾尔奇安对他的批评，科斯还做了辩解。两位经济学家 1978 年发表在《法与经济学》杂志的一篇文章《纵向一体化、可占用性租金与竞争性缔约过程》（Vertical Integration, Appropriable Rents, and the Competitive Contracting Process）中认为，从经验主义的细节（也就是从经验事实）看，科斯关于企业内部交易与在市场上交易之间的主要区分过于简单，许多长期合同关系（例如特许权）把市场与企业之间的界限弄得模糊不清。实际上就是说，科斯用交易费用分不清企业与市场，也不存在企业对市场的替代。企业之间的长期合同就不能明确归于市场或企业，说的也是属于中间形式的意思。科斯的辩解大体就是说，他也是承认这些中间形式的存在的，还说他历来认为“企业问题本质上是一种契约安排的选择”。但问题是：既然相对于市场，企业的本质只是用较长期的契约和较少的契约去替代较短的较多的契约，就可以认为，企业与市场的区分也就没有太大意义了，因为只是不同契约而已，企业之间的长期契约以及企业内部的契约都不过是不同的契约而已。用交易费用解释不同的契约的选择即可。不过这还是离不开交易费用。

8. 有意思的是，科斯在思考纵向一体化原因时，不是从交易成本角度，而是从风险角度分析的。因为通过市场交易，由于供求双方面的垄断，使生产者面临用户企业自己生产所需商品的风险。意思是说：原来的生产者为了生产某种产品而投入了大量的资本（用于购买形成生产能力的设备等），投入后又只能生产这种产品——这就是资产的专用性，造成生产企业的资本成本非常大，而且只能专用，即使改造也要花很大成本，这就是科斯所说的固有风险，因为它的用户有可能将其需求转向别的地方或者依靠买方垄断地位强行压价。这种状况还可以理解为，生产这种产品的企业具有专用性，资产的投资即资本的利率是非常高的（即科斯说的资本成本高），以至于高到即

使用户企业自己低效率地生产经营这些产品也变得相对合算，因为资本成本的高昂将大大抵消即使用户企业自己生产的经营低效率。所以，用户企业会一体化原来从市场中购买的产品。福特公司就是这么干的。

奇怪的是：科斯说明的不是原来的生产企业一体化用户企业，而是被用户企业一体化。即说明的是“被一体化”，而不是“一体化”。

原来生产企业由于资本成本高，设备还具有专用性，因而风险巨大，不得不放弃生产，从而被一体化。但是有一个问题：原来的生产企业开始为什么要建立这个生产企业呢？再就是，用户企业为什么要一体化即自己生产原来从别人那里购买的产品呢？科斯所说的即使自己生产效率低下也比原来的生产企业的高资本成本（费用）合算。可是原来生产企业的高的风险或高的资本成本是因为用户企业人为抬高的，不是一个必然的高成本，更不是对用户企业有利的高成本，是损人不利己的事。假设他不这样做，而是一种合作的态度，可能对双方都有利，用户企业可以获得比自己生产更合算的产品供应。

而且，科斯是在假定双方面垄断情况下的分析。如果是在完全竞争或垄断竞争条件下情况就不同了。

站在科斯的肩膀上

——贺科斯百年华诞

► 李建德** ◀

科斯的《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两文，为经济学研究打开了制度这个“黑盒子”，并正确地启发了我们如何进一步打开这一“黑盒子”的基本思路。从此，制度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也因此，我们对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对人类社会及其演化的结构甚至对人类选择的机制等的认识都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化。科斯对经济学的贡献是怎么估计都不为过的。

正是这样一位经济学者今年 100 岁了！人生百岁本来就稀罕，更何况是一位经济学家、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大奖的经济学泰斗过百岁生日，更是世界上的第一次，值得我们庆贺。

但是，我们也意识到，由科斯所开创的研究路径中，至今充满了重重障碍，甚至在一些最基本的概念上都远没有如主流经济学的概念那样得到了广泛的共识，还存在诸多的混乱。这严重影响着这一研究方向的进展。作为经济学者，对科斯百年华诞最好的庆贺方式，莫过于力求厘清由科斯发端的研究方向上的基本概念，为进一步研究清理好思考的平台。

本文从科斯所提出的交易费用、交易成本和由科斯的思维引出的科斯定理这三个起点出发，进行了四个方面的研究现场的清理。

一、从“交易费用”到“制度成本”

在现有文献中，并不常使用“制度成本”这个概念。经典文献中所习用的术语是由科斯所明确使用的“交易费用”（Transaction Expenses）或“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只是在少数情况下有学者使用了“制度成本”（Institution Costs）这个概念。更麻烦的是在文献中，各人对术语有各

** 李建德，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特聘教授，制度经济研究所所长；地址：（330022）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E-mail: jldi2008@163.com。